

乞力马扎罗的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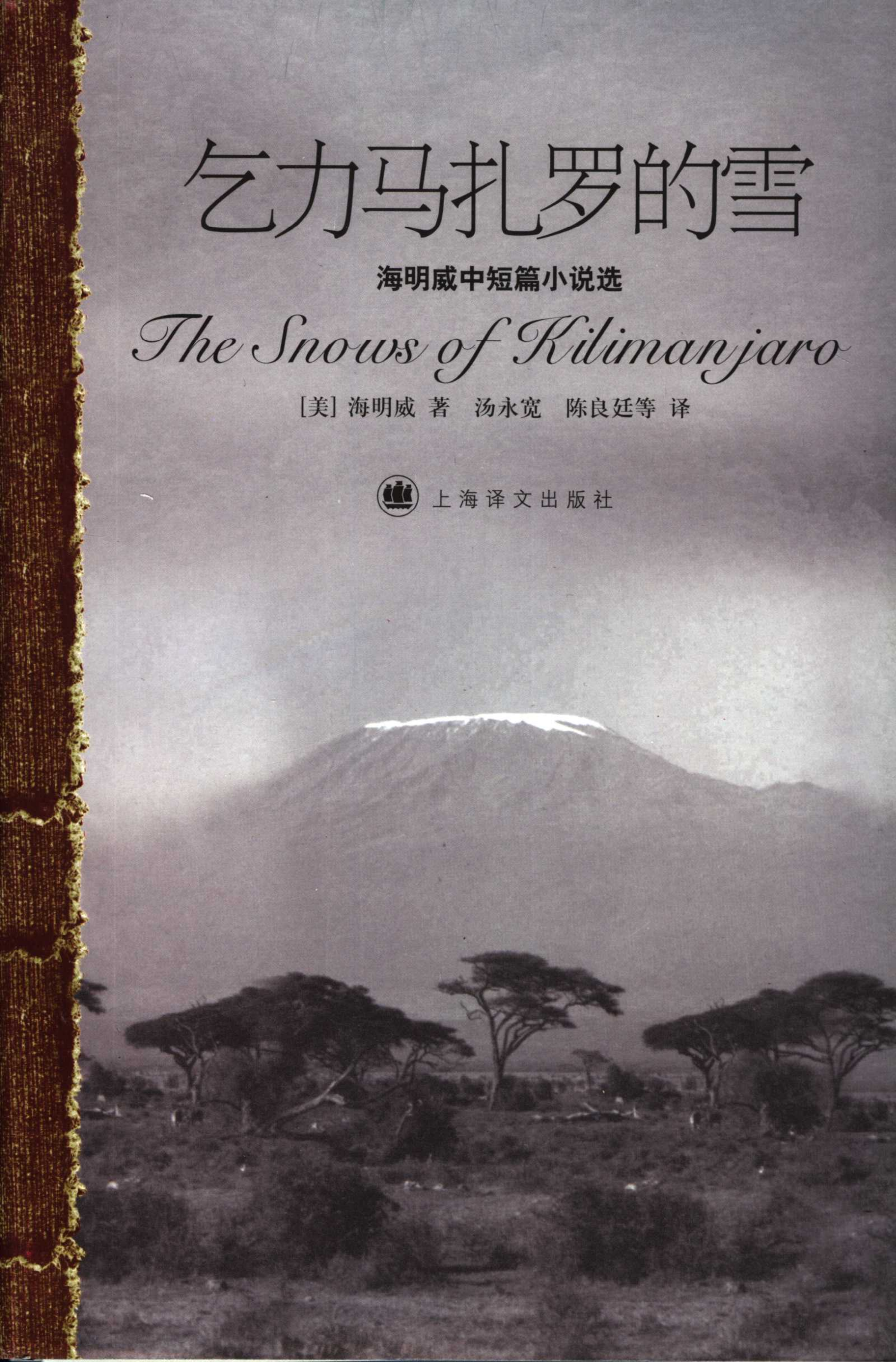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选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美] 海明威 著 汤永宽 陈良廷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选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美] 海明威 著 汤永宽 陈良廷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美)海明威
(Hemingway, E.)著;汤永宽,陈良廷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
ISBN 7-5327-4034-X

I. 乞... II. ①海... ②汤... ③陈... III. 短篇小
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778 号

Ernest Hemingway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图字:09—1997—09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美〕海明威 著
汤永宽 陈良廷等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开本 88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336,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4034-X/I·2272

定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出版说明

这部海明威短篇小说的精选本大致是按照创作、发表的年代编排的。他于1925年在美国发表第一部短篇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使他一举成名，因此这里全部收入。该集还插入了上一年在巴黎出版的同名速写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不同的只是原文书名全用小写：“in our time”）里18篇中的16篇，分别放在每个短篇的前面，排列成15章，最后一篇作为全书的“跋”。

我们从他的第二部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1927年）和第三部《赢家一无所得》（1933年）中分别选了6篇和4篇，取其较有代表性或以尼克·亚当斯为主人公的，因为尼克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接下来是2篇于1936年发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和于1938年收入《〈第五纵队〉及首辑49篇短篇小说》中的早期作品《在密歇根州北部》。

1972年，菲利普·扬教授从海明威大量遗稿中发掘到8篇尼克·亚当斯故事，和已发表的16篇，按故事中的时间顺序，编成《尼克·亚当斯故事集》，因此本选集即以这8篇的译文作结。

为了方便读者按扬教授提出的顺序阅读这24篇尼克·亚当斯

故事,我们在附录中刊出了这故事集的前言及目录。

本精选集中各篇的译文全部经过仔细校订,力求更加精确并符合作者的风格。

2002 年 11 月

目录

出版说明	001
------	-----

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 年)

第一章	003
印第安人营地	004
第二章	010
医生夫妇	011
第三章	017
了却一段情	018
第四章	024
三天大风	025
第五章	039
拳击家	040
第六章	052
小小说	053
第七章	055
军人之家	056
第八章	066
革命党人	067
第九章	069

艾略特夫妇	070
第十章	074
雨中的猫	075
第十一章	079
禁捕季节	080
第十二章	088
越野滑雪	089
第十三章	096
我老爹	098
第十四章	113
大双心河(第一部)	114
第十五章	124
大双心河(第二部)	125
跋	137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1927年)——选译

在异乡	141
白象似的群山	147
杀手	154
十个印第安人	167
阿尔卑斯山牧歌	174
我躺下	182

赢家一无所得(1933年)——选译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195
-----------	-----

世上的光	201
你们决不会这样	210
两代父子	226
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 年)	241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1936 年)	275
在密歇根州北部(1938 年)	319
下列 8 篇于 1972 年在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中首次发表	
度夏的人们	329
最后一方清净地	343
三下枪声	414
印第安人搬走了	418
过密西西比河	421
登陆前夕	423
新婚之日	430
论写作	432
附录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1972 年)前言	443
传记书目	447
目录	448

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 年)

第一章

人人都喝醉了。整个炮兵连带着醉意一路摸黑行进。我们正开到香巴尼^①去。中尉老是把马骑到田野里,还对它说,“我醉了,说真个的,我的老朋友。噢,我烂醉了。”我们通宵一路摸黑行进,副官骑着马老是走在我的行军灶边,嘴里说,“你得把火灭了。危险啊。会给人看到的。”我们离前线有五十公里,可是副官却担心我行军灶里的火。在那条路上行军真有趣。那是我当炊事班长时发生的事。

陈良廷 译

① 香巴尼,法国东北部一地区,旧译香槟,以产葡萄酒著名,是香槟酒的发源地。

印第安人营地

又一条划船给拉上了湖岸。两个印第安人站在湖边等待着。

尼克和他的父亲跨进了船艙，两个印第安人把船推下水去，其中一个跳上船去划桨。乔治大叔坐在那条营船的尾部。那年轻的一个把营船推下了水，随即跳进去给乔治大叔划船。

两条船在黑暗中出发。在浓雾里，尼克听到远远地从前面传来另一条船的桨架的声响。两个印第安人一桨接一桨地划着，掀起了一阵阵水波。尼克躺倒下去，他父亲用一臂搂着他。湖面上很冷。给他们划船的那个印第安人使出了大劲，但是另一条船在雾里始终走在前面，越来越赶到前面去了。

“上哪儿去呀，爸爸？”尼克问。

“上那边印第安人营地去。有个印第安妇女病得很重。”

“噢，”尼克说。

划到海湾的对岸，他们发现那另一条船已上了岸。乔治大叔正在黑暗中抽雪茄。那年轻的印第安人把船拖上了沙滩好一段路。乔治大叔给两个印第安人每人一支雪茄。

他们从沙滩走上去，穿过一片露水浸湿的草地，跟着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走，他手里拿着一盏提灯。接着他们走进了林子，沿着一条

羊肠小道走去,小道的尽头是那条朝后穿进小山之间的运木大路。大路上明亮得多,因为两旁的树木都已砍掉了。年轻的印第安人立停了,吹灭了提灯,他们一起沿着大路往前走。

他们绕过一道弯,有一只狗汪汪地叫着,奔出屋来。前面剥树皮的印第安人住的棚屋里有灯光透出来。又有几只狗向他们冲过来。两个印第安人把它们都打发回棚屋去。最靠近路边的棚屋有灯光从窗口透出来。一个老婆子提着灯站在门口。

屋里,木板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她正在生孩子,已经两天了,还是生不下来。营里的老年妇女都一直在照应她。男人们跑到了路上,直跑到听不见她叫喊的地方,在黑暗中坐下来抽烟。尼克和那两个印第安人,跟着他父亲和乔治大叔走进棚屋时,她正好又尖叫起来。她躺在双层床的下铺,盖着被子,肚子鼓得高高的。她的头扭向一边。上铺上躺着她的丈夫。三天前,他把自己的腿用斧头砍伤了,伤得很重。他在抽板烟。屋子里一股浓浓的烟味。

尼克的父亲叫人放些水在炉子上烧,在烧水时,他跟尼克说话。

“这位太太快生孩子了,尼克,”他说。

“我明白,”尼克说。

“你并不明白,”父亲说。“听我说吧。她现在正在忍受的叫阵痛。婴孩要生下来,她也要把婴孩生下来。她的全身肌肉都在用劲要把婴孩生下来。方才她大声直叫就是这么回事。”

“我明白了,”尼克说。

就在这时候,产妇又叫起来。

“噢,爸爸,你不能给她吃点什么,好让她不这么叫吗?”尼克问。

“不行。我没有带麻药,”他父亲说。“不过让她去叫吧,没关系。我听不见,因为她叫不叫没关系。”

那做丈夫的在上铺翻身面向墙壁。

厨房里那个妇女向大夫做了个手势,表示水热了。尼克的父亲走进厨房,把大壶里的水倒了一半光景在脸盆里。他解开手帕,拿出一点药来放在壶中剩下的水里。

“这半壶水要烧开,”他说,就用营里带来的肥皂在这盆热水里把手洗擦起来。尼克望着父亲沾满肥皂的双手互相擦了又擦。他父亲一面小心地把双手洗得干干净净,一面讲话。

“你知道,尼克,按理说,小孩出生时头先出来,但有时并不这样。碰到不是头先出来,那就要给大家添不少麻烦了。说不定我得给这位女士动手术呢。等会儿就可以知道了。”

等他认为自己的双手已经洗干净了,就走进去准备接生了。

“把被子掀开好吗,乔治?”他说。“我最好不碰这被子。”

随后他开始动手术,乔治大叔和三个印第安男子按住了产妇,不让她动。她咬了一口乔治大叔的手臂,乔治大叔说,“该死的臭婆娘!”那个给乔治大叔划船来的年轻印第安人听了就笑他。尼克给他父亲端着脸盆。手术做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父亲拎起孩子,拍拍他,让他透过气来,然后把他递给那个老婆子。

“瞧,是个男孩,尼克,”他说。“做个实习大夫,你觉得怎么样?”

尼克说,“行啊。”他正望着别处,这样可以不去看他父亲在干什么。

“得了。这就可以啦,”他父亲说着,把什么东西放进了盆里。

尼克看也不去看一下。

“现在,”他父亲说,“要缝上几针。看不看都可以,尼克,随你的便。我要把切开的口子缝起来。”

尼克没有看。他的好奇心早就飞走了。

他父亲做完手术，直起身来。乔治大叔和那三个印第安男子也直起身来。尼克把脸盆端到厨房去。

乔治大叔看看自己的手臂。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想起了什么，微笑起来。

“我要在你伤口上涂些双氧水，乔治，”大夫说。他弯下腰去看那印第安产妇。这会儿她安静下来了，双眼紧闭着。她脸色煞白。娃娃怎么样，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明天早上我再来，”大夫挺起身来说。“到中午时分会有护士从圣依格内斯来，我们需要的东西她都会带来。”

这当儿他的劲头来了，话也多了，就像一场比赛后足球运动员在更衣室里那样。

“这个手术真可以上医学杂志了，乔治，”他说。“用一把大折刀做剖腹产手术，再用九英尺长尖细的羊肠线缝起来。”

乔治大叔靠墙站着，看着自己的手臂。

“噢，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没错，”他说。

“该去看看那个洋洋得意的爸爸了。在这些小事情上，做爸爸的往往忍受的痛苦最大，”大夫说。“我得说，他倒是真能沉得住气。”

他把蒙着那印第安人的头的毯子揭开。他拉开手，感到湿漉漉的。他踏上下铺的边缘，一只手提着灯，往上铺一看。只见那印第安人脸朝墙躺着。他的脖子贴两个耳根割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朝下淌，在他的身子把床铺压得下陷的地方汪成一个血泊。他的头枕在左臂上。那把打开的剃刀，刀锋朝上，搁在毯子上。

“快把尼克带出屋去，乔治，”大夫说。

根本不用多此一举了。尼克正好站在厨房门口，当他父亲一手提着灯、把那印第安人的脑袋朝后一推时，把上铺看得清清楚楚。

父子俩沿着伐木道走回湖边的时候，天刚刚有点亮。

“这次我真不该带你来，尼克，”父亲说，做了手术后的那份得意劲儿全消失了。“真是糟透了，拖你来从头看到底。”

“女人生孩子都得受这份大罪吗？”尼克问。

“不，这是很少见、很少见的例外。”

“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

“我说不好，尼克。他这人受不了刺激吧，我猜想。”

“自杀的男人有很多吗，爸爸？”

“不太多，尼克。”

“女人呢，多不多？”

“难得有。”

“有没有呢？”

“噢，有的。有时候也有。”

“爸爸？”

“嗯。”

“乔治大叔上哪儿去啦？”

“他会来的，没问题。”

“死，难吗，爸爸？”

“不，我想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

他们在船上坐下了，尼克在船艄，他父亲划桨。太阳正从山背后升起来。一条鲈鱼跃出水面，激起一个水圈。尼克伸手在水里，朝前溜去。清早冷飕飕的，手倒觉得很温暖。

大清早在湖上，坐在船艄让他父亲划着船，他满有把握地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死。

方 平 译